

写给汤凯老师的个人陈述

我的名字是自己取的。

当我七岁的时候，我问我的父亲能不能自己改一个名字。他说可以。

我从小跟随祖父母长大，没有受到太多管束。上初中后，当我即将回到父母身边时，祖母告诉我要“自成人”。

我来自农村一个不太富裕的家庭，为了大学毕业能赚更多的钱，我选择了软件工程。

加入工作室能锻炼工程实践能力，为了毕业找一份好工作，我在大一寒假自学 Java 和 Android 硬着头皮挤进了工作室，幸运地和从整个年纪选拔出的几位大佬一起开发 App。没过多久，我放弃了这个因利益驱使而得到的工作机会，因为它无法唤起我的激情。

和每个热血的男孩子一样，我也有报效祖国的志向。在高考后，我曾想报考军校。在我离开工作室后的迷茫时期，我决定先到军队当义务兵锻炼两年，再继续读书。当我通过了体检、政审，正等待签字奉献两年青春时，我来到武装部，向解放军叔叔道歉，然后回到了学校继续读书。为什么？在几番折腾之后，我决定还是用脑袋报效祖国。

由于没把心思用在“正道”上，大一期末评估结束后，我的 GPA 低的可怜。

机缘巧合，我在大一暑假加入了一个创业团队。受前任校长的资助，我们在位老师的带领下，开发一套电商系统。我负责 Web 端的全栈开发。一个学期后，由于我们的技术担当”跳槽“华为，项目不了了之。但是，我从中收获了许多。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本科毕业就去做码农。事实证明，这种在商业与资本华丽的外表下重复造轮子的工作也不能点燃我的激情。

在创业的同时，我还加入了一个生物技术小组，对具有抑制黄曲霉毒素生防效果的花生内生细菌进行筛选鉴定。这一工作在学校 2015 年学生科技创新立项活动中获得 B 等荣誉。我在收获乐趣的同时，还培养了严谨的实验精神。因为对细菌进行活化、培养、筛选和鉴定是一系列非常细致的工作，需要十分严谨的态度，稍不留神就得重做。

大二上学期的《计算机图形学》最后一节课上，伯老师说实验室要招学生。我觉得伯老师讲课很无聊，那时对图形学也不太感兴趣，本没打算去找他，却被好友活生生拽到了他的办公室。在和他交谈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他对科研的热爱，以及图形学在各行业应用中的独特魅力。于是，我跟着好友一同上了这条船。在通过考核后(实现一个网格曲面细分算法)，我得到了一系列科研任务。我从打杂开始，通过不断的阅读、学习、编程和实验，现在能自己承担一个小的科研项目。我做过与网格曲面法向量去噪、体绘制以及可展曲面构造相关的三个科研项目，并作为共同作者发表了三篇中文论文。我还受伯老师的资助参加了第十届全国几何设计与计算学术会议，在大会上做了学术报告并得到了许多老师的称赞。有趣的是，他们一度认为我是个青年教师，而不是本科生。目前，我还在研究与可展曲面造型相关的问题。

那些曾与我一同进入伯老师实验室的同学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我时常会想，为什么只有我留下来了。首先，应该是图形学尤其是 CAD 方向深深吸引了我，我为能用计算机技术解决困扰设计人员的问题而自豪，也为可展曲面在制造业中广阔的前景而无比激动。更重要的是，我在不断进行科学实验的过程中找到了乐趣。每当得到好的实验结果，我会特别兴奋；但有时也会遇到实验失败的情况，这时我会懊恼、会失望甚至会恐惧，但我更为及时终止了一个错误的想法而感到释怀。从科研中，我不仅能学到知识、创造知识，也能体会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

我的 GPA 不是很出色，因为我更喜欢开放性的题目。我的每一门课程设计都名列前茅，因为课程设计是一种考察学生综合水平的课程，包括专业知识、idea、沟通能力、编码能力、执行力等。我喜欢这种开放的考试形式，也能在其中发挥自如。

我为什么不转专业？为什么不转到计算机科学或机械工程呢？因为软件工程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学科。在这个学科里，我能够学到足够的计算机基础知识，也能够锻炼工程能力。在工程实践中，没有什么比需求变更可怕。而在软件工程中，需求变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中国市场)。这个行业的人总是在尝试找到更好的方法，把需求变更对工程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这是其他门类的工程学所不具备的。从软件工程中学习的计算机技术以及工程学方法论，可以很灵活地应用到不同门类学科的研究与实践当中，这将使我受益终生。

我喜欢有应用价值的研究，我对汤凯老师正在做的有关精密加工的各种研究工作也特别感兴趣。我虽然没有机械工程背景，但是我在几何建模尤其是直纹面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和经验。同时，我还拥有较强的编程技术和工程能力。至于数学基础，我认为不能单凭成绩断定。即使我都考满分，那也只能说明刷题多、做题仔细。中国大学的数学课堂里，大多讲的是数学工具，而不是数学。学习一种工具，要有强烈的应用导向才能学好。

汤凯老师的经历我也非常佩服。我今后也想在工业界工作一段时间再进高校，以确保产、学、研能结合起来，而不是闭门造车。

我读了一些汤凯老师的文学作品，最喜欢《再会，西双版纳》，碰巧和大声公是老乡，和文人有差不多的性格。我想老师一定是个心地温暖的人，因为这些故事都有一个暖心的结局，他不想读者卒读后心凉。我平时也会写一些随笔，但我着实是个 bad writer，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

记得高中时，买了葫芦丝，放假时在家里学，却被父亲责怪不务正业。我最喜欢的曲子是喂德全的《婚誓》。

我有一把口琴，但并不精通。偶尔拿出来学一学，却不知以后能吹给谁听。我最喜欢的曲子是《Down by the Salley Gardens》。

即使做不成汤凯老师的学生，我也希望能和他保持联系，因为我好像找到了一位老朋友。

(2017/08/20 初稿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2017/09/18 再稿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